

沁园春·迭部

(外一首)

鲁海平

叠嶂摩天，长岭横空，雾漫岭头。看扎尕村落，屋齐巷整；山川表里，云蒸霞蔚。翠树盈枝，芭芽待放，欲唤东风醉眼眸。村民善，有热忱笑语，暖酒迎来解客愁。山川壮，有终年积雪，亘古长存。

遥思民俗情柔，逢盛世，欢歌意未休。听藏音嘹亢，舞姿翻转；红旗漫卷，信仰长酬。赤目如芒，烽火长铭岁月道。腊子口，忆英雄浴血，浩气长留。

沁园春·迭部产业

迭山大地，产业昭彰，物阜景煌。看藏麻猪壮，牛羊欢畅；苹果红透，林下芬扬。青稞涌金，木耳繁旺，多样珍馐绽富光。喜今日，仗千群奋强，猛进如江。

园区发展新彰，凭科技引领向远航。正乡村振起，步伐高昂；田园焕彩，翠影悠随。百姓怡顺，富音久荡，阔步康庄意气昂。展前路，走特色锦卷，再谱韶章。

老家的罐罐茶

赵江仙

在老家,由于气候热的缘故,家家都有喝茶的喜好。无论多忙多累,一天一罐茶几乎是雷打不动的。

农忙时,那些上年纪的人,在黎明前,起床生火煮茶,就着一块馍下茶,过足茶瘾,天亮才下地干活。喝茶的基本方式,是用土罐煮茶,俗称“罐罐茶”,煮茶的过程也称为“捣罐罐”。

罐罐茶最早用砖茶,后来是沱茶,再后来是清茶。茶器都用土罐。据老人说,土罐煮茶更能保持茶的醇香。

我记事起,人们用柴火煮茶。冬天,火盆里的柴火烧得很旺,柴火边煨着煮茶的罐子,那慢慢煮出的茶,味道更纯,茶气也更幽香。如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好友还是至亲,只要是长辈,煮茶是最基本也是最敬重的招待。宾主围着火盆,人手一只土罐,依据自己的口味习惯,下茶下料。与此同时,女主人在厨房麻利地煎几张油饼,就着热腾腾的油饼下茶,茶味更醇厚,茶韵也更为浓郁。这是对客人顶极的招待了。围着火盆,饮茶畅谈,话题不定,可论世事沧桑,可评人间长短,可话桑麻,推心置腹,不虚与委蛇,至真至纯。

我们家煮罐罐茶,是因我而起,也为我而煮。

四岁那年,体弱多病的我一场重感冒,差点丢了命。对我这么个病秧子,奶奶是心疼不已。

奶奶带我去看老中医。所谓的老中医,是外来入户到我们村的一位老人,祖上是行医的,为人和善宽厚。

老中医给我把过脉,看过舌苔后,对奶奶说,我是先天不足,后天缺养,要常年累月地吃滋补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要想长年累月地吃滋补药,对农户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奶奶叹过气,问老中医,有没有别的方法?老中医说,就用茴香、霍香、生姜、花椒、红葱煮面茶,天天喝,常年喝,效果也不错。这个方子,除了生姜,都可自产,所要的砖茶和土罐,不出村就在小卖铺里能买到,这是最可行的。

奶奶从铺子里买来砖茶和土罐,向别人要了些茴香和霍香,又向常年煮罐罐油面茶的老人们讨了些经验,开始付诸行动。之后,我们家

的菜园子,被奶奶种上茴香、霍香和红葱等煮茶用的佐料。

一天清早,奶奶将我抱到火盆旁的小靠背椅上,递给我半碗油面茶,让我趁热喝。最怕喝药的我,认为那是中药,说什么都不喝。奶奶知道,我是让药喝怕了,怎么说都不信。于是,奶奶将煮好的油面茶给父母各倒了些,看到父母喝,喝得特别香,又在父母的鼓励下,我才张口尝试。

从那天起,罐罐油面茶,就成了我每天的早点。

从此,每个清晨,奶奶总会早早起来生火煮茶。她将晒干的花椒、茴香、霍香、红葱等配料用水冲过,与茶叶一一放进用油炆过面粉的罐子中,再倒入水,火苗舔舐着罐子,茶香渐渐在屋里弥漫开来。我洗过脸,坐在火盆边的靠背椅上,看着奶奶煨罐煮茶。奶奶喜欢喝滚烫的浓茶,嚼几口馍垫过空腹后,将碗口贴在嘴唇上左右摇晃着脑袋,碗朝中吹气,然后轻轻啜一口,仰头喝下,还不忘长嘘一口气。我学着奶奶喝了一口烫茶,烫的我捂着嘴,流着泪,从此,再再也不喝烫茶。

一年后,我苍白的脸上有了血气,免疫力也提高了很多。有了信心的奶奶,煮罐罐茶更加上心。

在年复一年的坚持中,我的体质越来越好,对罐罐茶也是越来越依恋。

奶奶煮茶的时候,会时不时用筷子搅动,让茶叶的香气充分释放。母亲学奶奶煮罐罐茶,奶奶手把手地教她,从选料到火候,每一个步骤都细细讲解。可母亲试了好几次,还煮不出那个味道。奶奶说罐罐茶要用心去煮,火候要恰到好处,茶叶要慢慢熬出香味。那时的母亲还年轻,不明白简单的一碗面茶,却要倾注煮茶人的全部心意。

十年后的冬天,奶奶走了。喝罐罐茶的日子也结束了,但滲到骨子里的茶瘾,让我苦不堪言。

早上不喝一碗油面茶,就像丢了魂。不仅是我,就连母亲和小弟也有了茶瘾,煮罐罐茶的事自然而然地落到母亲的身上。

在寒冷的冬天,早起的母亲打扫完卫生,就生火烧水,清洗茴香、霍香、红葱的根须、生姜、草果和清

茶,并将它们放在一起备用。把干净的土罐子煨在火炉上,倒入清油,在面柜里取来一勺面粉,油烧到冒烟时,将面粉放到土罐里,用筷子不停地搅,面粉变黄,放入所有佐料,再倒上快要烧开的水,“刺啦”一声,一股浓香扑鼻而来。那香气,至今想来仍让人垂涎。茶香、面香、油香交织在一起,又在屋子里散开,一下子勾起了我们的食欲。母亲看着我和小弟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慢点喝,别烫着。”她总是这样叮嘱,可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常常被烫得直吐舌头。一家人围着火炉,喝着油面茶,吃着烤得焦黄的馒头,说说笑笑,特别温馨。有时,母亲按照弟弟的要求在罐罐里放一块肉,我们抢着往自己的碗里倒面茶。那漫漫长冬,靠着每日一碗罐罐茶来滋养我们的脾胃。

村里的老人们常说,喝一碗罐罐茶,就能尝到整个村子的味道。确实,这碗面茶里,有山间的清风,有田野的芬芳,有农人的汗水,更有代代相传的乡愁。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延续。

多年后,我离开家乡,但一家人围着火炉,欢声笑语,喝着提神暖胃的罐罐油面茶的温馨画面,像一株没有年轮的树,清新如初地陪伴着我。

每次,回到老家,我就能喝上父母煮的罐罐茶。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就能唤起儿时的记忆,让我倍感温暖。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父母的罐罐茶依然保持着它古朴的烹饪方式。没有花哨的配料,没有复杂的工序,有的只是最原始的食材和最朴实的烹饪方法。可正是这份简单,却让我感到了最纯粹的美味和家的温馨。



春寒料峭,三月的甘南还没有完全将旧冬送走,冬春交叠出现是这片大地常有的事。今年同以往一样,即便节气已过惊蛰,但潇潇白雪仍会不时地将无数山川河谷装点得银装素裹。

勒秀,自古享有清秀之地美誉,向来都是民众打卡游玩的景点,也是冬春之交高原雪崂青睐光顾的美景之地。今晨,我踩着脚底沾满的白雪走进勒秀河谷,顺着洮河水拐出的七道弯,一直南下。沿路上,河谷两岸斜坡的上的青松披着十丈高的冰甲,密布的灌木枝条垂眉而下,从远处看,像极了千万条水晶璎珞,也酷似天神为雪域新娘准备的银色嫁妆。

阳光渐亮,河道浑圆处残存的冰层上闪烁的粼粼波光,恍惚是昨夜银河坠落后留下的碎屑,那些背山而建的藏寨,像一群百岁老人静默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告诉路过的行人他们所经历的沧海桑田。村口边的巨石上镌刻这几行大字,虽看不清那是什么,但我想那定是新时代的勒秀所独有的轮廓。谷口一方静谧处,座落着几户牧人家,矮矮的土房在狭

长的山谷中显得那般渺小,房门上悬挂的冰凌在阳光下不时掉落,牛群踏过,双蹄下踏碎的冰花飞溅到空中,瞬间凝成了无数颗细小的星辰。牧场边藏獒声振山谷,狂吠间无意地惊醒了岩壁上沉睡的羚羊。清晨的勒秀就是这么晶莹剔透、就是如此安静空灵。

午餐后,雪崂也在时间的摇曳下开始刨落,细碎的冰晶迎风簌簌,恍若九天仙女散落的银花,在装点河谷的同时,也在歌颂着民众喜乐的现状。黑色的柏油路上车辆渐多,远远看去像一只只工作的蚂蚁走走停停,可爱至极。

看到这,不知道自己内心经历了多少震撼,也无法细数脑海中刻留有几度美景。但就像古人所讲那样:“一夜北风凝碧树,千山素裹幻琼枝。”勒秀河谷的春天是银色的,也是秀美的。



雪崂笼罩的河谷

王金财

那箱橘子的记忆

红豆

大概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年三十的一箱橘子,让爸爸痛哭流涕起来,爸爸那悲伤的神情,就那般刻骨铭心地烙在我的记忆里了。

那时候我们兄妹都还小,大概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大年三十的晚上,迎完灶神爷后,爸爸捞了一盆骨头肉,我们围在盛满骨头的搪瓷盆周围满足地啃完骨头,爸爸得意地说:“等着,今年还有好东西,爸爸给你们买了好吃的橘子。”

九十年代,村子里普遍穷,过年能大块吃肉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水果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个稀缺物,更不用说,冬季能吃到的水果就更稀罕了。

在农村,应季总能吃到几样自产的果实,秋季的桃子、梨、葡萄,虽不富足,总能压压孩子们的馋。冬天偶尔能吃到和水果有关的,大概就属那个年代特有的橘子罐头了。

橘子罐头一般是爷爷奶奶咳嗽时才有的营养品。听老人们说,橘子罐头热着吃可以缓解咳嗽,也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缘由,被人们赋予了子虚乌有的功效。爷爷奶奶疼爱孩子,总会把那为数不多的果汁分出一些,给凑在眼前的孙子们,那时候,有关橘子的记忆几乎全来自夏日的橘子粉和冬日的橘子罐头。

听爸爸一说橘子,我们兄妹四人都延颈鹤望。爸妈在村里是出了

名的勤劳能干。一年四季,他们很少有空闲,不是在庄稼地里忙活庄稼,就是在挣钱的路奔波。因此,我们兄妹在同村孩子中是相当幸福的。从穿着到吃住,爸妈提供给我们的新书包,还有炎炎夏日里香甜美味的橘子粉。

不一会,爸爸从楼下抱上一个纸箱子,我们飞快围在爸爸身边,等待馋人的水果。当爸爸打开层层包裹的箱子时,里边飘出一股浓浓的腐朽味。橘子是年前的集市上买回来的,等到年三十,大概放了七八天左右。当时交通不便,买东西只能到四天一赶的集市上购买。可能是那年冬天气温较高的缘故,整整一箱平时不舍得吃的橘子,存到年三十时,变了模样,多数已坏掉。爸爸失望地看着眼前满满一箱腐烂的橘子,蹲下身从箱子里往出倒腾。一旁的妹妹和弟弟吵嚷着,要吃丢在盆里的橘子,爸爸大声对两个不消世事的孩子说:橘子坏了,吃不在了。

我和姐姐看着爸爸渐渐暗沉的神色,赶紧搭手从箱子里往盆里捡坏橘子,忙活了一大阵,将就能吃的橘子就剩十来个。我们将它们装在碟子上,放到火炉旁的桌子上,一家六口围着桌子相互推让着为数不多的橘子。

爸爸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酒,

新年的喜悦和酒精的作用,使爸爸的眼圈渐渐发红。他红着眼对我们兄妹道歉:“狗娃们对不起,是爸爸没本事,让你们没能吃上好橘子,明年爸爸一定给你们买最新鲜、最好的橘子。”说着说着,爸爸抽泣起来。看着平日坚强的爸爸突然落泪,稍懂人事的我和姐姐也跟着流起了泪,不知所然的弟弟妹妹也跟着哭出了声……

一旁的火炉上,橘色的火苗温暖地向上窜着,时不时发出“吡吡”的响声。空气里的橘子香、腊肉香和酒香交织在一起,调和成了独特的年味。

关于小时候年三十的记忆,如今都如即如离。我忘记了后来爸爸有没有如约给我们买最好的橘子。只是依旧清晰记得那年的年三十,记得那箱橘子和爸爸的哭泣。



芳草地

第940期



厦门行

(组诗)

薛贞

天上,人间

天上在上,云在下
人间更在厚厚的云层之下
天际线边,宇宙浩茫
机舱之外
巨大的声响掠过苍穹
云层倒垂,河流蜿蜒
阳光孵化人间
大海横流云天
厦门如一滴浅蓝的墨水
显影在大地的胶片上

鼓浪屿

鼓浪屿
光听名字
就让人浮想联翩
轮船碧波斩浪
海水撑开我的视野
鼓浪屿越来越近
人群如彩色的音符
在优美的钢琴曲中跃动
日光岩,淑庄花园
多么阳刚而雅致的名字
海在脚下
也在远处
光在眼前
更在心里
鼓浪屿,轻轻拥我入怀
又让浪花托起

环岛路

车子行驶在环岛路上
海风呼呼吹拂
椰子树如跑步的士兵
队列整齐
那些被我们种植在花盆里的铁树
巨人般矗立在环岛路的中间
那些表情生动
身姿矫健的馬拉松队员們
奔跑的身影
多么像勤奋敬业的厦門人

曾厝垵

曾厝垵
一个海边渔村
热闹,繁华
而又充满文艺气息
每个商家的店铺
从店名到陈设
个性张扬
独具特色
有的清新典雅
有的怪诞幽默
有的古朴俊秀
多么像一张张青春的面容
随便看一眼
就牵住我中年的脚步

厦门大学

多少次梦里向往
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走一走
聆听一堂博大精深的讲座
做一回认真而虔诚的学子
当走近她的怀抱
我像个孩子一样激动——
高大整齐的椰子树
宽敞秀美的校园
古朴典雅的建筑
栩栩如生的雕像
无不令人睁大眼睛
尽情仰慕
在陈嘉庚先生面前
我捧出一颗崇敬之心
在鲁迅纪念馆
我轻轻触摸
先生的音容和文字